雅述

雅述

浚川王廷相著

下篇

上古之樂詞章簡約聲調平淡以是在樂之聲不能盡用故曰有遺音者矣言不能盡用其音也今之雅調猶近之俗部則詞繁聲數淫沃焦殺備極聲腔矣尚安有所謂遺音者哉觀今之琴曲吟揉引綽無所不極豈獨鄭衛乃為可放

吳宰嚭私於越勾踐滅吳而誅嚭謂其不忠于

主而與已比周也此比與漢高誅丁公同然則賣國於敵者可以三思乎哉

史氏列傳稱儒者之學不曰兼綜風角河圖七緯則曰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不曰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則曰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夫既非圖讖駁正陰陽矣而復爲此等詞以奇之豈非誨邪耶故曰史氏無識

古人論小學如農圃醫卜曆象干支之類非謂八歲入小學也若然所謂諸侯貢其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小學亦八歲之童稚乎愚

嘗謂小學所學之小者即農圃等事也故諸侯毎歲貢之入於天子之小學蓋術藝之精者也非所謂小子之學也大學所學之大者即詩書禮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故六鄉三歲大比賔興賢能而進於天子之大學蓋德行道藝之純者也非所謂大人之學也若學其大則自八歲以至十五其學非有二本後世乃將小學大學以年歲大小岐而二之殊非古人之義此不可不辯

問宋景濂惑退舍曰五緯進退有定度時適其

退耳反風禾起曰風一日數變亦適風變耳皆常理也

北虜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湩以為衣食各安土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備完整歷代以來雄者便能虎視四方金太祖元世祖是也中國風俗之敝季運之際奢侈無度財用損耗人情偷惰民窮盜起遂至兵事不振吁可畏哉有天下者宜存遠計

古者四十始仕經歷多涵養深識見精義理純

天下之事可以數計而運之掌以君人而御國其於治也何有今之士類以文辭舉之少年德性未成義養未至利害可以怵疑似可以惑雖才質有爲取敗多矣此謂之困材

龜山宣和之出何如曰撥亂反正扶顛持危非大聖之力不可下此者當俟時量已宣和事勢去矣况權不自由乎謂之傷闇

北辰乃天體之中觀極星不動而衆星四面旋繞可知中國在天之南日月之光有限故光照之處則爲晝光不到處則爲夜明亦以次

而明暗亦以次而暗非在一處而天下皆明也然亦常常在天非入地下其遠日而寒近日而暑四方無不然矣在極之南則北多寒而南多暑在極之北則北多暑而南多寒在極之東則東多暑而西多寒在極之西則西多暑而東多寒無疑矣何也極不運轉日有常次以南而推三方其理一爾至於日之正午杳無定端各從得明得暗之中以爲午位如閩廣午未梁州午正印度午初以西之國尚在巳卯西北之國日光未出雖有遲早同

是一日耳寒暑四時無少差別以日進退之度同也但人以眼所及見處爲論而不推及所不見者故謂日入地下爾其實不然古以周髀之法論天言天如覆盖日月繞盖緣而行正合予之所論惜乎其法今不傳也觚竹北戸北向日也

外戚侵政衰世之漸奄宦擅權亡國之本斯人也蔑公道無遠識快情志喜勢利便於私家而不顧傷其國計利於私人而不顧戕其邦本禍亂之由莫大于此有天下者慎哉

諸葛孔明云來敏亂群過於孔文舉夫君子立人之朝視其群何如耳使群皆正人固不可亂以阻格使當邪人之群爲孔文舉不亦可乎操畜無漢之心裁制異已而文舉以正相剌論議日膚遂被擽害明哲保身之智在文舉則失之秉正直之論而不附於邪人之黨此融之所以爲漢純臣也諸葛公謂之亂群幾於失言

兩漢舉賢良文學對策蓋既舉其賢而又取其言以觀其才即成周以德行道藝興賢之遺

意也其舉孝廉則取其德行而不察其謀論則人雖純行無推行政事之才亦無益於國矣故左雄謂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況多庸鄙之流以權勢而得故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之法以革繆妄濫竽以補察廉舉孝之不及雖未如賢良對策之盛抑本末兼備不徒塊然孝廉矣今之選舉不問其人品德行何如徒以文章合格而舉之無怪其入仕之狼狽也誠能於既仕之後再設賢良孝廉政

事畢等合爲一科　敕撫按官會布按二司公同薦之於　上則人才未必無所感激而邪行汙辱之流或亦可以少息雖成周鄉舉里選亦不過是矣

朱子稱張南軒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及先生自處則陰陽卜筮風水星命無不信惑豈賢者之見亦有未能拔乎流俗者邪亦各有攸見邪吾於欽夫則敬服之矣

星隕如雨予嘗疑之今嘉靖十二年十月七日

夜半衆星隕落眞如雨點至曉不絕始知春秋所書夜中星隕而雨當作如似之義而左氏乃謂星與雨偕蓋亦揣度之言不曾親見而不敢謂星之落眞如雨也然則學者未見其實跡而以意度解書者可以省矣所隕者星之光氣星之體實未隕也

突厥歲侵無巳宇文士及請避寇遷樊鄧而群臣多賛行者獨太宗不肯言能假數年願取可汗以報卒滅而臣之由此觀之雖當興王之時未嘗無爲亡國之計者在君上聽之何

如耳周公雖營東都洛邑其居仍在鎬京至平王有犬戎之變必不得巳而後遷若無大故輕致遷徙是自拔根本動揺人心雖中才之人不肯爲而况聖賢乎景泰祊徐有貞遷都之說亦士及之流也幾於敗國家

夢之說二有感於䰟識者有感於思念者何謂䰟識之感五臟百骸皆具知覺故氣清而暢則天游肥滯而濁則身欲飛揚也而復墮心豁浄則遊廣漠之野心煩迫則跼蹐冥竇而迷蛇之擾我也以帶繫雷之震於耳也以鼓

入饑則取飽則與熱則火寒則水推此類也五臟魄識之感著矣何謂思念之感道非至人思擾莫能絕也故首尾一事在未寐之前則爲思旣寐之後即爲夢是夢即思也思即夢也凡舊之所履畫之所爲入夢也則爲緣習之感凡未嘗所見未嘗所聞入夢也則爲因衍之感談怪變而鬼神罔象作見臺榭而天闕王宮至𢧵蟾蜍也以踏茄之誤遇女子也以瘵骼之恩反覆變化忽魚忽人寐覺兩忘夢中說夢推此類也人心思念之感著矣

夫夢中之事即世中之事也緣象比類豈無偶合要之漫渙無據靡兆我者多矣

祭義曰衆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之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故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有所聞見者必附於物形而後著非附於物則不能也若夫山都木客魅魑魍魎罔象之類及猿狐之精皆有形體與人差異耳世皆以此爲鬼誤矣上古之時山川草木未盡開闢此等物類與人相近亦

能來遊人間與人交接蓋此類視人則不如
視禽獸則又覺靈明也今去鴻荒日遠深山
大澤開闢無餘人盡居之雖犀象龍虵避人
爲害日益遠去況此類尤靈於物者而不避
之耶人不多見遂以爲鬼神習矣而不察者
也

呂氏月令乃牽合傅會之書柳子厚論之詳矣
聘名士禮賢者何時不可獨於季春之月何
居令奄尹申宮令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勿
得淫四時皆不可不謹者何獨於仲秋之月

行之季夏之月不可以合諸侯起兵動衆時有亂民敵國之變將止而不舉耶孟冬之月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使他時有大疑大事將不得占邪故曰有俟時而行之者敬授人事者也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此類是也不可以槩擬也嘗謂月令之書出於夏小正成於周時訓解其日次星中東風解凍之類皆以天時授民事與夏小正義同至當而不可易者其反時令則有大水寒氣寇戎來征夫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之類即時

訓解所謂風不解凍號令不行獺不祭魚時多盜賊鷹不化鳩寇戎數起之類是也此皆術士灾應誣罔之論非聖人之所擬其謂日甲乙帝太皥神勾芒其虫鱗其音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等類無非牽合傅會之義說者謂其探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古意其所許亦淺矣君子講學在辨其義理是非而已古與不古又烏足論柳子謂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予以爲至論

廣陵散慢其商絃與宫同音言臣將奪君也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毌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故名其曲焉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

宋太祖既定天下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白袍舉子大裾長紳雜出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相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蓋以兵戈擾攘民生艱保且人厭亂離又思念承平

之舊見士人物色意即悅而安之矣此足以
見儒者與起實太平之具也
德行在已君子亦要其自脩無歉而已官秩在
人崇卑惟存乎際遇如何耳於我何與張玄
素孫伏伽在隋皆令史太宗對群臣嘗問玄
素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前
時曰流外玄素以爲辱出閤殆不能步色如
死灰伏伽嘗於廣座中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況於對君之際叙其素履又何辱之有嗟乎
此可以占二公之識量矣

連嵩卿寄朱文公書云廖子晦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因引大全集中堯舜託生之語為證朱子與方伯謨云渠諸人未有以折之伯謨可與堯明各下一語便中見喻今亦不見伯謨如何答此但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魂而能遊是即死而不亡矣堯舜託生雖無稽考人生而猶記其前身者世間往往有之是死而神氣不滅亦不可誣但不能人人盡如是耳

言九分為丨只是要簡易易雜與三分損益

相合即十寸之尺勻爲九寸非除却一寸也
用九也蔡氏律呂新書以十分爲寸則大真
大千碎瑣奇零必有空隙不齊之數難以定
律矣

鴻荒之先人與禽獸等虫虫共居丕丕並游至
與物合而不知擇故精氣雜揉有馬人犬人
之異象是以人入獸群不亂鳥巢之卵可探
而得久而愛惡情盛各利所生人擇其人相
匹遂與禽獸日遠而禽獸見之驚且疑矣又
久而人道日利其類日廣禽獸日被其害漸

微而漸遠矣中古之時猶有虵龍犀象遍於中國今山澤開治盡爲民居而毒虫猛獸之類滅其跡豈非勢所必至乎哉

趙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匈奴聞之引去九郡五原今靈州以西之地是也朔方今華馬池以東是也雲中今大同代郡今蔚州廣昌靈丘之地鴈門今朔州馬邑定襄今定襄北平今永平昌黎上谷今宣府居庸昌平漁陽今薊州平谷乃北邊六大鎮幾四千里戍卒二十餘萬虜人往往入寇至不能敵而充

國將四萬而分布之使匈奴畏服而引去豈非將在智勇卒在精而不在多耶

家語載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愚謂此皆非實誤斬瓜根厭過甚細何至遽建大杖擊至仆地殊非浴沂氣象小誤即受大杖幾死亦非啓手足者之所忍以二賢素履度之有亦不至杖杖亦不爲受受則成父之過不直傷體也

或問豺祭獸獺祭魚鷹祭鳥然乎曰非也時鳥獸魚多食不可盡故狼籍陳之如祭耳彼物也豈知祭其祖先若曰祭獸魚鳥之先以其類而祭之尤爲不通此出上古質朴之見後人弗察而信之過矣上古無義理之事後世因仍不改者甚多不獨此

邪術異端禍人國家多矣惟天文讖緯爲禍尤甚世有等不上不下之人略知文義專務駁雜以惑愚俗每遇災祥即有竊議君臣政化清平無釁而起但稍有頹隳以侵紀綱而

庸愚之徒的然信之遂生異謀結扇竊發縱事無成亦能始禍有國者不可不預爲之計也北虜占太白以寇中國亦此

正統巳巳之變兵部徵各省兵入禦虜時天下承平日久軍政弛緩逃故不清徒具尺籍應者無幾當時大臣建議設立民壯以備倉卒法古兵出於農之義三時在野力田一時入城講武若有征調即同正軍此舉獨出漢唐宋發募刺配之上又陰蓄重兵於天下一時卒用旬日可集但歲月積久其法浸壞人不

揀選委弱備數者有之籍無定名戶人輪役者有之人無定戶均徭流編者有之甚至徭銀在官顧覔游手者有之此皆有司之失政也提撕整頓使復舊貫可也而後生末學不達前人至計遠慮睹目前役占之苦便欲從而罷之為休息民隱是以國家大計等為兒戲喜怒吁何其淺哉

呂才陰陽書序舉論祿命地理擇日之謬大賢之識鑒也而後世謂之儒者反泥之何哉其論祿命云長平阬卒未聞盡犯三刑南陽貴

人豈必俱當六合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其命共胎而壽夭各異其論葬法云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可乎楚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壠未嘗改移亦何所關耶其論擇日云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日中而窆

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嗟乎其論正矣哉而儒者反為鄙俗惑之安足以言學

丘瓊臺雜著云宣德正統初一時賢相比稱三楊盛矣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敕使旁午頻況西洋冒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蓋舉其關繫國體之大者未能盡如此其賢可知矣

程子云葬須為坎室乃安若懸棺直下便以土實之虛土易抵凹四面流水必趨土虛處棺

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侵膚之義此誠有之在雍冀山阜之域土高而堅可爲灰窰若大陸大野土疏之區江南閩越水淺土薄之地則不可能縱砌塼石代窰縱爲水凝不如築爲灰隔萬無一失也丁葬先君始爲灰隔心亦未敢必其堅久及葬先妣夫人前後爭三十年開壙視之已堅如石擊之有聲用鍬鑱削分毫不能入始知灰隔有益亡者又非坎窒可得而同矣

唐太宗命高士廉撰氏族志廉仍以崔盧爲首

太宗不許止取今日官職高下作等級此兩失之以舊族爲重者失於不辯凡庸門第衰微而下品陋劣偃仰自高以今官職爲重者失於摧抑賢哲亂爭之世而勇力尊顯道德居下以之勸表風俗皆未爲得夫聖賢不繫世類而檮杌不才出自望族何姓氏之必可崇不如以有書契之世爲始皆以受姓之初爲先後而志之不惟於序姓爲得亦不致賢哲退抑陋劣高視庶於勸戒風俗自補

唐初授民田有田有租迄後法弊民得轉易而

有田矣多少不等貧富不齊田主逃亡靡所考稽安得猶以國初授田之法稅之故楊炎變爲兩稅所謂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是也田不過割則主客難別不論貧富則丁中不分安得不變後世有謂唐租庸調法變而取民之制壞者蓋不究其始末事體而漫言者也

探物及源厥論乃真儒云倉庚鳴春非有使之厥氣自動若於春無與焉噫此半塗之論爾非春倉庚蟄矣非日至而北時寒矣非天之

運日茂以附矣故知天運日日生春春鳴倉庚此謂真實天之運氣機也機不可測故君子不論

秦檜主和金之議欲害岳武穆以罷北伐之師乃發金牌十二次止還之說者曰將在閫外君命有所不受武穆於斯時能奮然討虜克復舊京清平河朔功成而請罪亦無不可者何至退順入朝遂死人手乎愚乃不然之人臣之能成事雖出於巳之才力實藉人君之權以鼓動於衆耳苟不受命是爲逆上逆上

不臣不臣則我之行事無君上之權矣又安得鼓動乎衆人也哉不但不能動衆兵危事也逆大惡也孰肯蹈惡履危以速禍乎人且將圖我矣元擴廓帖木兒詔以其兵肅清江淮分其所部之兵以討川陝山東之賊而扞拒不受詔於是屬將貊高關保等皆叛而倒戈共攻之夫將士且不與我矣尚安得禦敵忠智俱失較諸武穆順事安命以聽于君相去霄淵矣君子曰成其忠則智得武穆蓋有之

列子曰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此非大觀之見也天左旋處其中順之故日月星辰南面視之則自東而西北面視之則自西而東北極居中日月星辰四面旋繞非就下也遠不可見也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遠而不及見如入地下耳論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語甚真崑崙山地中極高之所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山東之水皆入東海山西之水入西海山北之水入北

海此西域記之論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而云地不滿東南者知其委而不知其源者也

日有蝕之可算而知曆之常也鼓于朝牲于社救之也救不救日無損焉然而猶爲之者抑陰扶陽之義云耳以爲災變者郎顗李尋之儔誣天人甚矣

或問養生鍊氣之道曰養生者節制之常也鍊氣則術也何以言之人生元氣所稟各有長短自有知以來爲貪愛侵剝暴戾蠹蝕故長

者短短者促不得盡天年而終是以聖智之人有養生之論大要不出少思慮寡嗜慾節飲食慎起居順時候和氣體利關節而已矣能由是而行則六氣不能致傷而諸疾不作可以盡其天畀元始之氣而以壽終矣使非有節安能如是故曰節制之常至於煉氣之術亦有至理大抵造化之妙陰陽配合而道化生焉人之得生本諸精氣呼吸升降之間而運動往來無滯故吸則氣昇遂以意引之注於極上呼則氣降遂以意引之注於極下

久之極上則髓海盈溢遍達於諸骸極下則氣海充滿透徹於諸脉此亦造化自然之機發如此使非陰陽得類配合虛無之氣雖能升降流轉亦不成化故曰偏陽不生孤陰不育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已然則氣無形質何以交化曰氣以虛通類同則感譬之磁石引針隔關潜達燈頭有煙火光自燧天機自然非由人耳是道也自下而上由上而下往來運轉如環無端與天符合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盜天之機豈非術乎服食之法

何如曰參同契龍虎經石函記皆已言之蓋疏達腠理堅固體質之義也虱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漢而癭齒居晉而黃乃所食之氣蒸性煉形故不期而變此亦至理存也但伏煉金石反以戕生矣

雨雪者雲氣所化人之氣亦能化液故閉息伏氣可以不食龜以吞氣而壽即此今之醫動以補陰滋陰爲益血之妙方不知血必藉氣而後生乃爲真血其水穀藥味之所滲入者非元氣之精也血必待氣而後運使補之有

餘則陰勝於陽久之陽不勝陰氣不能運血留滯脉理而諸熱諸瘍之病作矣故古之養生者只以調氣爲先使陽爲一身之主攝而陰自生化真異乎世醫之見矣

康節先天圖乃挨排陰陽卦畫爲之但知易者皆可能也何有精造玄詣寓其間細推六十四卦皆各自據卦義爲說復相對待爲次與圖了無相涉未有圖之先易道不見其不明而少圖既出之後易道不見其益明而多朱子乃的然信之遂牽強附入繫辭豈非惑邪

濂溪太極之論本乎易有太極而言非杜撰也但着一無字稍異耳蓋卓乎先天之義造化之本雖天地日月四時猶在其後朱子乃曰太極不如先天之大何邪據先天圖論之有陰陽有天地有四時有象數皆太極已形之餘而謂之先天何居義不符名率然標取學者迷而不察豈不可哀或曰圖乃方士煉氣之術託易而作與叅同契類無乃其然乎

衆形皆化於氣氣純一則不化氣偏勝則一化而盡交勝則交化雜揉則屢化而轉精靈則

化神矣不得已之道也鷹化爲鳩鳩復化鷹田鼠化鴽鴽復化鼠兕以潦而化鼈以旱而化兕鷄化爲鸛鸛化布穀布穀復爲鷂魚卵之化蝗蝗子之化魚陰陽以時相勝故交化也雀入海爲蛤雉入淮爲蜃腐草爲螢老韭爲莧男化爲女女化爲男陰陽偏勝故一化而滅不復再化蟯蜋爲腹育腹育爲蟬蟬之子爲綠蠓糞壤爲蠐螬蠐螬爲土蛹土蛹爲蝴蝶松脂爲茯苓茯苓爲虎珀陰陽雜揉故屢化而極狸化好女猨化老人人化爲仙

精氣縕靈機入於神也

山川林藪巖洞島澤氣所欝積靡不含靈人有魂魄知覺物有變幻精怪雖肖翹之微蠕動之蠢皆契陰陽妙合之道況天得元氣之全且大而其神靈有不尤異者乎但人物細夥與天相去遠甚譬諸蟯蚘在人不能盡攝耳責以善惡賞罰之應固不能一一盡然矣抱朴子曰體大綱疏不必機發而應亦求其實理而不得者之云也

古云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彊以歷世觀之殆不

盡然矣周室大封同姓豈不欲彊及其所以禍周者則秦楚韓魏之國也漢人監周異姓不得王及其所以禍漢者非外戚之親則州牧之將矣魏人監漢忌兄弟之屬無藩屏之固及所以禍魏者任事之權臣也晉宋監魏藩輔必置至親乃致兄弟逼疑自相殘滅究其所以禍二代者皆握兵之悍帥也唐人監此宗室之親聚于都下封而不任卒之亂唐者方鎮之兵也宋人監此收諸將之權宗人偏於天下眇無事權若得矣跡其所以禍宋

者乃漠北之虜耳嗟乎天下之變常出於意料之所不及天下之勢每重於積習之所不察故經理天下者調其大略取諸利分之多者可以法矣多歷年所必有偏重在識其幾兆預以反之耳不然疎慮淺謀而寡先幾預待之見終不能以壽國家之命

人之德性聰明和厚者本非小人之儔但有欲者必貪賄背道者必固寵於人異已者必愧愧必忌忌必絕之不欲與之共事形跡判然即成小人之歸矣然終非其本心也事勢之

必至者也可不慎乎哉

從祀孔庭者爲其有功於斯道也七十子不論其功與否並皆祀之比開元議禮者之無識也見於經者十哲之外猶有議焉况姓名不著於當時事跡無聞於方冊而儼然享祀於義何居又况公伯僚叔孫武叔毁仲尼者乎秉禮者此當置議可也七十子之次歷代推以從祀者又三十餘人焉亦取其羽翼聖經之功故耳雖然必其道德不叛於仲尼之門而後可今觀馬融附梁冀代草以誣忠良之

死雖能傳經人則邪類矣楊雄貪生保祿不耻事莽吳澄爲宋貢士忍心事元此皆干犯名教戾夫君臣之義非聖人之徒也韓愈刻意文詞戲弄自居本非有道之士乃亦竊附程朱之列不相類合邵子假四時定局作先天圖以明易皆非易中所有之本旨排甲子死數作經世書以明天人之究殊非天道人事之自然此實異端竊附儒者觀二程與之居洛二十餘年未嘗與之言學可知矣今融雄與澄並皆除黜而韓邵尚存此足以闡道

眞尤不可不置議者也

揚雄反騷云溷漁父之餔歠兮潔沐浴以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此以明哲保身責原也膠柱而不時措於道其雄之謂乎在平世君臣之時或不得行其志或被讒賊搆陷先幾而退此義之當也原之時何時耶宗國危阽義不可去懷沙雖過近比干之仁矣雄不達此獨以保身爲哲而不論其時義之可否是故賊莽簒竊君臣顛覆猶強顔於朝列而不耻與禽獸失其群主終死而不

儷於他類者不如矣豈非臣道之大亂乎猶
日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其所旁燭可知矣
孟子金聲玉振謂擊鍾以宣其聲於始繼而琴
瑟簫笙塤篪人歌竝舉繼而擊磬以收其音
於終此以一字之聲之始終論之也一曲之
中字字之始終皆如是也字各不同而音亦
不同故曰集大成故曰始終條理蓋以編鐘
編磬言之也若曰奏樂之前先擊鑮鐘以宣
其聲樂作之成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安有條
理可言況於樂曲眇無相涉乎又況鑮鐘特

磬古無是器乎宋儒不精致思解書多類此
古今流通國用者有五銀錢布帛穀鈔是也然
莫不有弊焉皆小人竊利以敗法耳鈔楮易
以銷爛不可久行開創之始百物耗散權而
行之可也用銀市易小物不便況和銅作假
農被奸欺布帛久則日就紕薄又不可尺寸
而裂穀粟久則僞爲濕潤又有負載之難皆
不堪充貲是棄有用於無用矣惟錢隨多寡
俱便於市物用雖久不易於毀壞通工易物
惟此爲便但日久法弛貪利之徒私自鼓鑄

或鉛鉄僞爲甚至輕薄不成肉好周郭文字之制而但具形象可以風飄水浮錢法之弊莫甚於此夫泉貨者濟物通變人主所以權天下者也今乃使姦人操其權而壞其制是竊人主制世之具以自利矣豈盛世之所宜有乎嚴盜鑄之法重僞錢之禁所不可已者也然欲止私爲于下必先定規制于上官不惜銅愛工輕重適中領以五銖錢至五銖則銅價過本鑄之無利誰復爲之此官府清本之大法也更能守其禁制使鉛鉄輕薄之錢

不行則人上制世之權孰復能竊之哉今之
制錢不異五銖宋之舊錢充滿天下而私鑄
惡僞日甚何也曰利之所在姦必趍之官法
漫渙弊乃日滋耳古謂糾察不精無所發覺
雖有懸金致賞之名竟無報獲酬與之實豈
非以是乎哉
稽古典謨誥訓堯舜禹湯君臣之所施措者無
非致治之實如平章百姓敬授人時慎徽五
典播時百穀六府三事允治是已其君臣之
所告戒講學者亦無非爲治之實如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與治同道
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監于先王成憲其
永無愆是已晋永嘉之後謝鯤王澄曠達虛
誕之風汚被時流而朝士大夫競相祖習以
爲高致其於上古君臣致治之實蕩然隳敗
一蹟不存當時雖有卞壼奏欲黜屏浮僞以
登豪賢爲鎮安社稷維植紀綱之謀乃爲王
導庾亮抑沮而止卒之王敦蘇峻桓玄父子
相繼作逆使晋室陵夷羯胡雲擾是誰之過
哉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國家養賢育才

將以輔治乃倡爲講求良知體認天理之說使後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虛談終歲囂闐於心性之玄幽求之與道致治之術達權應變之機則闇然而不知以是學世用是人也以之當天下國家之任卒遇非常變故之來氣無素養事未素練心動色變舉措倉皇其不誤人家國之事者幾希矣此於南宋以來儒者泛講之學又下一等爲社稷計者不及時而止之待其日長月盛天下盡迷則救時經世之儒滅其跡矣誰主張是誰綱維是邊

鎮梗而不能制四夷强而不能禦盜賊横而不能滅奸權肆而不敢犯禍亂紛沓誰爲厲階主盟世道者不可不加之慮矣

今國家大可憂者有二及今時猶可爲久則人心不易改事勢不易回用力多而成功難矣何也今之所急者莫急於宗室繁衍而禄粮不足以給莫急於邊備廢弛而士卒日以驕悍二者其不可爲之勢已形兆矣幸紀綱未壞當事之臣猶得以藉手若能達於事機處置適宜足以服其心而順其事則宗

室可安邊防可固人心復古如反掌耳不然日益不爲數積變成豈不大可憂乎夫宗室之所仰給者皆百姓之供需也百姓之供需皆其田地之所出也田稅有定而宗室之生育無已　祖宗時一人者迄今有千人者矣今之千人數年之後倍千人矣豈惟千人將倍數千人矣今各省田額祿粮已有十萬二十萬三十萬不及宗室支數者矣若再倍千人公家將何所處況數倍千人乎今宗室蕃育之府有一歲支二季三季者矣有未及年

分而先賣票領者矣有奔走市廛交易物貨者矣有強暴恃勢而搶騙平人財物者矣有爲飢困所迫而恐爲盜賊者矣夫民間稅粮有限宗室所用無窮欲人人取足萬無是理既無祿食則飢困必至飢困之極誰不求生廉耻喪而汙僞生良心滅而奸宄作將何所不爲乎及今　朝廷固執舊法不爲善變之謀其所食祿粮又非神運鬼輸之可得是坐視　宗室之困而致變也可乎夫邊鎮者內地之藩籬邊鎮固則內地安古今不易之道

也今之各邊自甘肅戕害撫臣之後有大同五堡軍士之變矣再有馬昇楊林鈎引北虜之變矣繼有遼東綁打巡撫之變矣蔑視典憲轉相效尤觀其不道之狀即唐藩鎮恃強梗化之機也夫姦宄之興不在於末流勢不可為之日而在於勢已形見上下因循不以為異之際國家危亂之禍不成於尾大不掉無所措手之時而成於機事萌動苟且目前眇不知遠大之圖之始且夫人心之所趨向事勢由之變更今各邊軍士驕悍不逞屢屢

如此司國政者又徃徃苟且僥倖暫圖一時息滅而無長慮却顧萬世燕翼之謀積習之久量度　朝廷處置大率不過如此不逞之心日益堅固違抗主將挾制撫臣狎侮號令不征不戰將無所不至况邊鎮粮草時常告乏之假此爲衅人心易揺由之倡亂勢所必有興言及此豈不大可憂乎嗟乎斯二者方今燎眉剥膚之患也主張國計者烏可不加之慮哉

有元始之氣則天地之幻化不能離有明覺之

性則人生之幻識不能離不得已之道也佛氏欲遣離幻心必須滅性性滅幻離若復有覺亦即是幻況未必覺耶能離自生之幻矣能使天地離幻化耶說經十二部佛之幻識甚矣而欲使衆生解離有是乎

佛氏教人任持自性持自性者執自己之本性也言一切衆生皆有本覺謂本性之靈覺處雖流轉六道受種種身而此覺性不曾失滅故以此爲真性爲圓覺其有生而能解識者爲衆生悟入知見皆從覺性生出故云圓覺

生出菩提涅槃及波羅蜜菩提覺也無法不知之義涅槃圓寂也謂覺性既圓無法不寂也波羅彼岸也蜜到也言到彼岸也謂離生死此岸度煩惱中流到涅槃彼岸永歸寂滅不生不死也由此觀之佛氏之大旨盡矣儒者不達性氣一貫之道無不浸浸然入於其中朱子謂本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其實自佛氏本性靈覺而來謂非依旁異端得乎大抵性生於氣離而二之必不可得佛氏養脩真氣雖離形而不散故其性亦離形而不滅

以有氣即有性耳佛氏既不達此儒者遂以性氣分而爲二誤天下後世之學深矣哉

帷裳如緇布裳帷明衣有前後裳不辟之類是也此等裳皆屬幅障之不爲辟積者非帷裳必爲辟積以殺之矣如朝祭喪服深衣長衣皆每幅三袧自闊而狹即謂之殺論語註未是

郭璞以鵲鬭占吉凶亦何必鵲凡物皆可占矣吉凶人事之常鬭喿物性之感皆實事也彼此相轢豈無偶中中即神矣予亦往往得之

但不爲信

唐征南詔四十萬人無一人回宋征安南三十萬人止二萬餘人回邀功遠夷殘害生靈謬謀忍心不逆南北風氣可爲殷鑒矣

高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討劉闢卯時宣命辰時出師將卒之志素定械器軍資素備故耳其終赫然成功非偶然也今也寇至而始整兵兵舉而始集餉何異臨渴掘井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君臣及時脩治之勤無怠無荒之志不可

不深致討如崇文也崇文杜黃裳所舉宰相不可不知人信夫

韓昌黎平淮西碑歸功憲宗及裴中丞故鋪叙諸將四集此亦事體當如此使當特再起一段議論專序李愬之功其文亦自奇亦足以厭服衆人之心而塞其口惜乎其不然此文字與事實欠酙量也說者謂其抑過掩沒則失昌黎之心矣

晏嬰之於齊陳氏厚施盜國而不能以謀止崔氏弒君而不能以義死猶俛頮居位栖栖依

人其鄉愿之流乎

六天之說出於春秋緯文曜鈎等書而鄭玄信之唐顯慶禮猶著六天之說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議黜之而宋之儒者猶持六天以惑後世有愧於敬宗多矣

文中子元經建興二年正月乙巳黑霧五日辛未日殞于地又三日相承自西而東辞收傳曰黑霧着人衣如墨連夜凡五日而止日殞者日不殞也有妖物象日之形墜于地爾三日相承亦妖氣映日而人昧之有三焉五年

正月庚子三日並照虹霓彌天地皆妖也天晴即無之自今言之乃日溢光氣隕于地即星隕之類也三日相承並照即日光映之耳薛氏解經宋之諸儒依妄附誣當在下風矣

晉義熙十一年八月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何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魏主嗣召名儒數人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熒惑

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留守鈎巳之乃去夫五星行度有定算不應忽亡不知所在皆星史之失職也浩長於乾象詭言以神其術耳

周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劉向以謂雄妖王子朝賓起之禍夫子朝景王之愛子也王與賓起因田於北山以田獵之衆殺適子之黨而立之以庶殺適以天道律之自有可死之理而何待雄雞斷尾兆之耶向謂雄妖之應則誣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此蓋管仲相桓公爲政時伯氏有罪而奪其邑用法之當有以深服伯氏之心故貧賤終身而不怨也非所謂奪以與仲也若仲育之雖公亦怨矣

禮爲舊君有服者義之不可已也樂毅奔趙趙王與之謀伐燕毅曜然曰臣燕故臣也昔之事燕猶今之事王也異日以罪而適他國不敢謀王之奴隸況其子孫乎毅敢辭君子曰毅義而有禮可以師後臣矣

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說者謂王制乃文帝命博士諸生所作其所謂古者自周以前之謂也所謂今者漢儒自謂當時也此論見周尺短而漢尺長周步闊而漢步狹也按許氏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言周人所制之尺比漢人之尺止有八寸耳謚其尺所制亦是十寸但比今尺短二寸也何以言之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在今尺則八八六十四寸是得漢尺六尺四寸也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在漢尺則六

八四尺八寸又四四八三寸二分是得今尺五尺一寸二分也周尺八尺得今尺六尺四寸猶有二尺得二八一尺六寸以前六尺四寸並後一尺六寸通計之其數得八尺以一丈得八尺則一尺得八寸矣諸儒謂周尺六寸四分者是不深考明辯止據王制六尺四寸爲步之說誤之也

漢諸侯奪國子孫詔復其家亦有官號如陽陵公乘長陵士伍長陵不更長安官首臨沂公士雲陽上造肥如大夫茂陵公大夫高宛簪

梟酈陽秉鐸梁都官大夫安陵五大夫等類令觀之如公乘公大夫公七上造大夫官首官大夫五大夫簪梟不更秉鐸士伍皆官爵之名也其長安陽陵平陵茂陵長陵皆內所屬其雲陽高宛酈陽肥如梁都臨沂皆在外屬蓋就其便受職爾詔復其家者蓋世世無所與其徭稅奉其公家之役也諸侯以罪奪國而猶待其子孫如此有爵則不失其官無役則不比於民亦可謂報功之仁矣

觀茂才遠識豈不明哲身爲外戚之屬每有

除拜未嘗不殷勤固讓然而終不能免者以戀滯中立不能一決於退故耳故憂時者責果於幾

上古惟有九韻東冬一也江陽二也支微齊魚灰佳三也真文侵四也寒先元刪覃鹽咸五也郊蕭豪六也歌麻七也庚青蒸八也尤九也其間庚叶陽東叶陽之類亦甚多可見古人取韻甚寬自沈約四聲韻出唐人科舉用以校士而聲韻遂拘後之學者不深致考以爲至當守之不疑殊可鄙歎夫韻古莫如詩

韻正亦莫如許令考之商頌玄鳥篇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支微齊同韻矣商頌殷武篇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小雅斯干篇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是清青同韻矣商頌殷武篇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大雅皇矣篇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寒刪元先同韻矣大雅公劉

篇維玉及瑶鞞琫容刀板篇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小雅鴻鴈篇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是蕭郊豪同韻矣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是東冬同韻矣似此者不可枚舉學者乃是沈約而棄古詩乃曰冬東反切自是不同夫反切在人爲之耳以東之反切加於冬又何不可若以中原之音則冬東安有參差以江左之音冬東安得無異今

以江左冬農二音呼之絕不成音即有聲無字之類可也而強加反切以傳會之亦何背謬之甚如此

杲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材因問溫公如何張曰大賢也杲曰然則相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張曰公便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官做故如此嗟乎臺諫之職將以論不賢也知其賢而反論之是何為心哉其天理人道滅也甚矣官祿安得晏然而享乎

冬雪六出春雪五出言自小說家乎每遇春雪

以袖承花觀之並皆六出不知此說何所憑據小雅螟蛉有子果臝負之詩箋云土蜂負桑虫入木孔中七日而化爲其子予田居時年年取土蜂之窠驗之每作完一窠先生一子在底如蜂蜜一點却將桑上青虫及草上花知蛛啣入窠內塡滿數日後其子即成形而生即以次食前所蓄青虫知蛛食盡則成一蛹數日即蛻而爲蜂齧孔而出累年觀之無不皆然楊子曰螟蠕之子殪而逢果臝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亦以螟蠕化果臝

也所謂類我類我乃始而銜泥作窠之聲亦非銜青虫之時安得謂之祝始知古人未嘗觀物踵訛立論者多矣無稽之言勿信其此類乎

經星東方七宿曰蒼龍其象如龍有角有亢有心有尾皆取象龍身六月火盛之時正當南方故氐房心三宿謂之大火又謂之鶉火若曰人心屬火故名火爲心然氐房亦火矣豈獨心哉是不達星公原始立名之義或曰王靈官即心星尤爲下附鄙術矣

或曰木人見漆則瘍世之木人多矣而瘍者閒有之不木而瘍者亦有之父木而子不木其瘍則同何邪又曰猫見寅人則銜其兒而徙其窠且人同類而處非一家人不知其誰寅虎顧猫焉得而知之使一家三兩皆為寅屬其猫不養子邪寅人見之徙其子非寅人見之亦徙此又何邪子鼠丑牛假相配合本由俗論何足攖心

雷說者曰陰遏乎陽不得出而暴裂者此近理也求其聲之彷彿迅迅而急者似矣其緩漫而

大殷殷呼呼引長而不絶者皆不似焉若曰陰陽摶擊之聲此尤無謂陰陽氣也安得摶擊成聲如此余嘗疑其爲物之所爲乘雲雨之時而出或攖而交或爭而鬬但非人間可得而見者近歲華陰舞陽二縣麟生于野厥聲雷鳴厥口吐火火即電也物誠有然者矣今以雷之聲度之迅者如激怒之聲大者如狠鬬之聲小而引長呼呼不絶者平息之聲也古謂神龍能大能小旣雨則返其精靈於下土而藏之人亦不得而知之或者乃龍之

類所爲乎惜不知龍能聲雷口火如彼麟舌
也或別是一物乎
鄭大水龍鬬于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
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禳之則
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
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次年夏五
月宋衛陳蔡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
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
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

矣豈不惑信遂不與亦不復火明於人之道者不惑於非類子産其有之

禮曰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二瓜祭一義謂食瓜時以瓜祭也祭上環祭其首也棄所操手執處也所食者在中也論語當以瓜字斷爲上句祭必齊如也爲下句

伊耆氏始爲蜡祭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其神八類一曰先嗇先嗇者始辯百穀之種者二曰司嗇因先嗇之種而

啓穡事者經曰主先嗇而祭司嗇是也三曰百種百穀之種也經曰祭百種以報嗇是也四曰先農古之教民農事者五曰郵表畷郵郵亭表田畔畷田畔可止處皆田官督勸農事之地經曰饗農及郵表畷是也六曰貓虎田鼠田豕皆能害稼貓虎能食而除之經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是也七曰坊坊所以障水八曰水庸庸溝也所以受水亦以洩水二者皆農事之備經曰祭坊與水庸是也禮注以昆虫爲一而落百種

不知經之昆虫乃祝詞耳以昆虫居一則亦當以草木為一也可乎

周禮荒政十二除盜在末凶年乏食多為饑寒所迫耳故利民裕民先之散利貸種與食也薄征輕賦稅也緩刑寬刑罰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山澤無禁也去譏關市不譏察也眚禮殺吉禮也殺哀節凶禮也蕃樂徹樂弛縣也多昏殺禮而多嫁娶也索鬼神為凶年祈禱也除盜賊安良民也盖年谷不登苟不先加賑恤之政安責其不變而為盜利之而後

除之若曰可以生矣不竣而後殺之也
夏至北斗與日相近故終夜常明夏至日近北
極于時望北天如天之將曉此可以明周髀
蓋天之術
四術周髀宗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揚雄
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洛下閎爲之鮮于
妄人度之耿中丞相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
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
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
象隱見難辯故曰幾乎是時大史令尹咸窮

研覈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爲難也自昔
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
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
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効玄象
芳以渾算精微術幾萬首故約本爲之省要
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愔乎今不
見其書也

春秋之義毋以子貴故成風稱夫人先君之廟
不得配食故考仲子之宮尊其稱號則罔極
之情申別考其宮則嚴禰之義重自天子達

於士可也

謝靈運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故日長卿辭賦終於文園靈運文才不以應實亦用人之當然也

鶴山云禹順五行之性治水先從北方用功次東次南次西乃終於雍此大不然禹治江淮河漢皆自西而東先疏其上源而後及其下流也如導河自積石至於龍門至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邳北過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入于海導漾自嶓冢東流爲漢又

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汶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爲中江入於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入于海皆自西而東順其就下之勢凡此非有所謂順其五行之性自北而東而南而西也以泗瀆次第言之則又先河次漢次江皆自北而南導濟導淮亦自北而南導渭導汧自西而東亦與所謂五行之性不合盖縁洪範首論五行故緯儒附會於禹治水耳不知禹平水土而後五行之利得以足用

於民乃洪範之大義㵎山大儒而亦信此附
會之說殊不可曉
雅言云魚陰類從陽而上二陽時伏在水底三
陽則魚上負氷四陽五陽則浮在水面愚謂
此物理之必然者冬月水上冷而下暖故魚
潜于水底正月以往日漸近北水面漸暖故
魚陟水上氷未解而魚已上如負氷然謂之
陟者始升也至三月魚暖魚則出遊而浮于
水面矣豈獨魚爲然萬物皆然也蟄鳥蟄獸
冬藏而春見蚯蚓冬結而春鳴鴻鴈秋南而

春北惟人也亦然冬則塞墐向戶深藏以避其寒春則露處野遊畢出以趣其暖由是觀之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曰陰類隨陽而上近於小儒牽合之論非大觀造化之見矣

古之宗法死者皆以代附於宗子之廟惟宗子得以主其祭支子皆不得祭雖爲大夫亦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蓋重嫡一宗其法之嚴如此然則支子出仕於外不得與祭於家將即廢祭享乎曰不可也以義而起祭之禮也然則主不得奉之以行如朱文公用牌子不

判其前後不爲陷中壙之以行可乎曰牌子則有定如二主矣千於宗法非禮也不如以諸如主書之祭已而焚之可也

程子居洛里人素慕之其動也無漫遊其貌也可一見而知董五經有聞矣故曰先生之來消息甚大謂靜而前知近禪氏之覺矣其然乎

衛叔武立致返衛侯衛侯乃終殺之無害於義乎曰甚哉叔武之無見也名分之際間不容髮禮別嫌疑君臣尤甚若他人立恐衛侯之

不得返也故已立之其意善矣勢則涉於嫌矣已既已立之即君也人烏知立之人致衛侯之返之也惜乎心跡不如宋目夷之能明也故篡之嫌易行也衛侯之聽易入也君子曰叔武之忠也忠而愚

緯書多以三字爲名如考靈曜（尚書）元命苞（春秋）援神契（孝經）含元嘉（禮）乾鑿度（易）佐助期（春秋）坤靈圖（易）運斗樞（春秋）通卦驗（易）文耀鉤（春秋）感積符（春秋）含神霧（詩）皆異端邪術之流假託聖經以售邪誣之說其罪可誅也其書今雖不存而

類書引用尚多終惑後學
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徧訓者以戶竈中霤門井
爲五按月令云孟春祀戶祭先脾孟夏祀竈
祭先肺季夏祀中霤祭先心孟秋祀門祭肝
孟冬祀行祭先腎言行不及井祭法五祀亦
言國行而無井惟白虎通有井故漢魏晉以
來五祀皆以井居一至今爲然學者以祭法
月令爲古典可據而疑井非以今觀之先王
之所以興祀者凡以報其功德而已門戶資
以出入中霤資以居處竈井資以養生是井

較之行于人尤切似宜常祀行于出行時舉之義各當矣生民篇有取羝以軷之文似尤有說

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公子牙而聖人不以殺兄累之緣社稷君臣之義不得私其親也

卜式牧羊肥息武帝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輙去之勿令敗群嗟乎豈獨民哉君子任人于國發賢治之而不足一不肖壞之而有餘豈獨民哉

田蚡寵盛賓嬰之客盡轉而事蚡惟灌夫獨不去霍去病貴甚而衛青之客去而事霍獨任

安不肯去義哉豪矣乎

漢之神君其形不可見但聞其言言與人音等居室幃帳中因巫爲主人關通飲食所欲時去則若風肅然其言也世俗所知亦無餘味者即今之靈哥也蓋深山大澤罔兩狐猿之屬物之精怪來遊人間者也世恒有之非神鬼也荀氏謂神君之類以爲鬼神髣髴在於人間言語音聲爲精神之異蓋不達其實矣

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王時已鐫爲横吹此足以見律管無孔止一聲爾

蔡邕銅龠其上以銀錯識之曰黃鍾之管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千有二百按龠量名也法黃鍾之管空徑三黍長九十黍稠累而計之得一千二百黍蓋律長龠短律狹龠闊只取容千二百黍耳

律管空中皆徑三圍九但長短有差其聲自不同爾孟康各有徑圍分寸之殊繆矣

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蘇黃諸公學佛談禪盡壞其家學歐文忠之子斐與僧講法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事梁師成變乃

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演則黨附梁冀人之不肖亦不係於世類如此

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言習熟自能巧也故精義入神效於熟與純

論衡曰才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逆竄驅馳日以巧逆竄日以拙非才智不及狎習異也由是言之艱難險阻備嘗其味民情物理諳練無遺者其能經世之士乎巖居野處未達於時勢不閑於治機者宜乎茫然無所下手矣

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死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性靈無擁者也此特指其文詞一藝言之要諸大夫之實在先德行政事耳

温嶠爲劉琨左長史見琨忠節後嶠削平蘇峻功在社稷亦琨有以啓之可見人不可不與賢者相處

地理風水之術三代以上原無是論觀周禮族葬皆於北郭之外可知矣後世如唐呂才宋程子司馬公張南軒皆以爲謬而不信獨朱

子酷以爲然葬書曰乘生氣也儒者皆以爲有理且夫死者氣已散爲清風體已化爲枯腐於生者何所相涉而謂其福蔭於子孫豈非荒忽繆悠無著之言乎況若子若孫有富有貧有貴有賤或壽或夭或善或惡各各不同若曰善地子孫皆被其蔭可也而何不同若是豈非人各自性自立乎若以爲風水能致人福祿則世間人事皆可以弃置不爲農者不論天時耕耨商者不論貴賤美惡工者不論習熟工巧士者不論講學摛詞一惟聽

於風水以俟其自至可也然而能之乎且世之術士又以子平星數範圍皇極論人貴賤壽夭是人之生一也而所擇以爲生若是其多俗人小儒既信乎此又信乎彼倀倀貿貿渺無定向不過貪慕富貴之心使之然耳惟風水之害使人盜葬彊葬鬬爭搆訟死亡罪戾無處無之豈非遺禍於世乎崇信以爲人望文公大儒不得辭其責矣

儒者曰天地間萬形皆有敝惟理獨不朽此殆類癡言也理無形質安得而朽以其情實論

之揖讓之後爲放伐放伐之後爲篡奪井田一壞而阡陌成封建罷而郡縣設行於前者不能行於後宜於古者不能宜於今理因時致宜逝者皆芻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邵子云天依乎地地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愚謂地附乎天則可天依乎地則不可何也天乘氣機自能運自能立非藉乎地者況地在天內勢不能爲天之繫屬乎釋家謂風輪能持水輪水輪能持大地此論甚眞勝於邵子矣但言風輪而不及天爲未盡耳今以理揆

天行健疾有剛風生焉故能承水不洩地有洞虛之氣水不能入故浮而不沉觀瓶盎倒浮水上可知也天之轉動氣機爲之也虛空即氣氣即機故曰天運以氣地浮以虛

人心中不著一物則虛明則靜定有物則逐於物而心擾矣大學所謂人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是也釋氏之虛靜亦是盜得此意思但吾儒虛靜其心爲應事作主非釋氏專爲己身而然程子曰無內外無將迎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豈禪伯虛靜而不欲交物者乎
太祖平定天下之後以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
虜以問廷臣此聖人高出萬世之見也而翰
林修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
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豈非風水
之說乎今都燕百五十年天下太平如一日
則地氣天運已盡之說敢爲欺罔可以誅矣
或曰危亂之來在正人心正子曰危亂乃積勢
而然治不遽治亂不遽亂漸致之也斯時也
人心爲積勢奪者多矣曹氏之於漢司馬氏

之於魏可睹矣苟會於亂雖孔孟其如之何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危亂有幾預見而能返之使人心固結而不變此善致治者也勢已抵於危亂非素負節義才足撥亂者不能返及變而始正人心儒之迂者乎

世儒曰靜而寂然惟是一理感而遂通乃散爲萬事誤矣寂然不動之時萬理皆會於心此謂之一心則可謂之一理則不可一理安可以應萬事蓋萬事有萬事之理靜皆具於一心動而有感乃隨事順理而應故曰左右逢

原者此也感之不同應之不同可推矣
世儒論復性夫聖人純粹靈明性之原本未嘗汙壞何復之有下愚駁濁昏闇本初之性原未虛靈何所歸復要諸取論中人之性差近之耳統以復性爲學問之術滯矣而不通於衆也
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言君子平時有存養愼獨之功故未發而能中尔非通論衆人皆如是也世儒乃謂人人未發皆能中焉非矣夫心性之於應事如形之影聲之響有諸

此必見於彼矣衆人未發而能中宜皆發而中節矣何世之人喜非所喜怒非所怒哀忘其哀樂滛其樂發不中節者常千百乎時有一二中節者非天之賦性中和必素逹養性之學者不然既中矣何呼吸出入之頃而内外心跡輙尔頓異不相關涉如此乎聖人又何切切教人致中和乎由是觀之乃强於立言矣強言無實謂之妄妄言害道且以惑世賢者病之矣

泰之九二朋亡咸之九三朋從尔思聖人欲其

亡而不欲其思何也王子曰朋所親也兼疎遠而暱比親近則非廣大之度心有所感惟朋從是思則非至公之道失人心乖治幾莫大於此道未光大不足以盡其致曷之賓